

尼卡1

原创 王大米 王大米 2018-07-21 22:19

暑假呆在家里陷入无聊的漩涡。颓废了好久觉得得振作起来好好生活，于是打算翻译一些喜欢的小说。以下小说出自俄罗斯作家维克多·佩列文之笔，篇幅关系，暂时先放上三分之一篇。暑期颓废郁闷的心境读到这样的小说觉得很契合，这里就凭借自己粗浅的语言功底试着表达一下。故事讲的是作者和一只猫的故事，荒诞无聊的表达之外有时会给我猛然一击，希望也能给别人触动。

图片来源自食野之粟

尼卡1

冷春的风透过云层袭来，尼卡的呼吸再次消失。我捧着布宁的大部头读，有时会看墙上它的照片。

尼卡比我小很多，命运使我们不期而遇。吸引它的，肯定不是我的个人魅力。对它来说，我只是一个需要回应的人，无论我是什么样的人：戴着圆软帽的物理学家、贪官或是任何一个能改善它错生于饥荒北国命运的人，于它毫无差别。以前它总把头埋在我的怀里，我会轻轻摸着它的脖子。有时幻想我的手苍白纤细温柔，戴着骷髅戒指，有时假装手上刻着船锚和日期纹身，毛发茂密，但尼卡对这些变化无动于衷。我从不叫它的大名，因为维罗尼卡（俄语中也指一种植物）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植物学名词，它让我想起童年花坛上臭味熏人的花。我只叫它最后几个音节--尼卡，这只毫无音乐细胞的猫浑然察觉不到区别。

很快，我的朋友都讨厌它。他们对尼卡的仁慈和纵容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但是要求尼卡做改变是很愚蠢的，这跟要求走在沥青路上的行人对造路者心怀感激没什么两样。在尼卡看来，周围这些人不过都是一些会说话的架子，这些架子无缘无故出现、消失。它虽对别人的感受不感兴趣，但能察觉出别人对它的态度。所以每次朋友来访，它总是跑去厨房。表面上我的朋友并没有对尼卡怎么样，但是尼卡不在时，那种藏不住的轻蔑一直存在，没有人认为它和我们平等。

“你的尼卡为什么都不看我一眼？”我的一个朋友冷笑道。

我的猫就是这样，朋友居然还在天真地想，在尼卡心中，他是占有一席之地的。

“你根本不懂如何训练宠物。”我的另一个朋友醉酒之后说道，“我训练的话，用不了一个星期，它就会很温顺了。”

我知道他生活能力很强，毕竟他的妻子训练了他四年。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谁的导师。

2

尼卡虽冷漠，但不会拒绝舒适。它经常占着我喜欢的围椅。但对尼卡来说，只有它需要用到的东西才是存在的，当它不用了，东西就会消失。实际上，它从没拥有过自己的东西。有时我想，也许正是出于同样的缘由，共产党人曾试图消灭古迹，他们并不知道，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。尼卡不会顾及他人的感受，这不是因为它脾气坏，而是它无法预料到别人的感受。有一次尼卡不小心打碎了19世纪的糖瓷罐，一个小时后我打了它一个耳光。尼卡不明所以地一跳跑开。后来我向它道歉，它只是把头别过去。尼卡看来，那个糖瓷罐只是一个装满纸条的矮圆锥体。而这个糖瓷罐却装着我这辈子活过的证据：从一本很旧的书上撕下的纸条，上面有一个从未鼓起勇气拨打的电话；没有用过的马戏票；小张照片和一些没有写满的药方……我对尼卡深感愧疚，不知如何是好，道歉时说话乱七八糟，十分做作：“尼卡，不要生气。对人来说，旧东西都有奇怪的魔力。扔掉碎了的眼镜就代表着承认，你之前透过这眼镜看到的整个世界都成为过去，换句话说，你将一直前进，走向死亡……尼卡，要是你能懂我就好了……过去就像船锚一样，把人系在已经不存在的事物上面。显然，我们平时随意理解的一些东西也将不存在，因为……”

我捂起脸，抬头看尼卡，发现它在打哈欠。上帝才会知道这只猫究竟在想什么吧。它那小巧漂亮的脑袋根本听不进我的话，还不如同它底下的沙发讲。那天晚上我对它格外温柔，但我提醒自己，我温柔的手和散步时拉着它的绳子没什么区别。

3

我们每天都呆在一起，但我的理智告诉我，我们永远无法真正走近。尼卡不知道，当它柔软的身体靠近我的时候，我仍完全处于自己的世界里，并不察觉它的存在。实际上，尼卡也是世俗的，它的需求都是物理层面的——吃饱喝足，为了好好消化的爱抚。它常常一连几个钟头在电视机前打瞌睡，几乎不看屏幕，吃得很多，尤其喜欢油腻食物，特别喜欢睡觉；我没看过它读书。但是与生俱来的优雅和活力给它的举止带来高尚的味道。细想，在它动物的一生中，艺术所追求的自然和与世无争的品质闪闪发光。我开始意识到，它简单平凡的命运如此美丽，极具意义。而我生命的基础之物几乎都是幻想，而且是别人的幻想。有时我很想知道，尼卡是怎么看我的。可是要从它那里拿到答案毫无裨益，它要是写写日记，我也许可以猜出一二，然而这是不可能的。

翻译的过程很美好，但成品就见仁见智了。最近我们也收养了一只小狗狗，它在我家彷徨了一天，不肯走。每次看到它的时候，它都是使劲摇尾巴。我们一家人都很欢迎它的到来。

